

艺术的理想是赤裸裸的天真

——简论郁达夫对传统文论的继承和弘扬

唐光胜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四川达州 635000)

【摘要】郁达夫提出的“艺术的理想,是赤裸裸的天真”——“不得不写”、“忠于艺术冲动”、“全人格的表现”这一文学创作理论,与中国古典文论如苏东坡的“不择地而出”、李贽的“势不能遏”、袁宏道的“独抒性灵”以及龚自珍的“诗人合一”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郁达夫对苏轼、李贽、袁宏道、龚自珍等人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弘扬,对于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郁达夫;艺术理想;天真;传统文论;比较阐释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7)03-0040-05

郁达夫在《艺术与国家》中说:“艺术的理想,是赤裸裸的天真,是中外一家的和平,是如火焰一般的正义心,是美的陶醉,是博大的同情,是忘我的爱。”^{[1](p56)}在论及“艺术的理想”时,他把“赤裸裸的天真”放在第一位,对“火焰一般的正义心”的崇尚,对他人的“博大的同情”,对人类的“忘我的爱”,这些都必须通过艺术独特的功能“美的陶醉”来实现。为了使艺术能够实现给予人们“美的陶醉”、思想的启迪和心灵的净化这一目的,作家在创作时首先必须做到“赤裸裸的天真”。他说,“艺术的价值,完全在一个真字上”,“无论是文学,美术,或音乐,当堕入衰运,流于淫靡的时期,对此下一棒喝的就是‘归向自然’,‘回到天真’上去的一个标语。”^{[1](p56)}他对于文学艺术,最强调的就是一个“真”字。要做到“真”,就必须回到自然,回到人的本性、回到人的原始“天真”。这里的“自然”,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与现代文明相对应的美丽的大自然;二是指不为社会和环境所歪曲、不受习俗和偏见所支配的人性,即人与生俱来的自由、平等、纯朴和良知。“归向自然”、“回到天真”,就是顺乎人的天性,充分发展人的潜能,使自我不断完善,从而实现人性的真正回归。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来,如:“赋述山川草木的

尉迟渥斯(Wordsworth)(华兹华斯)的诗,描写田园清景的密莱(Millet)的画,和疾风雷雨一般的悲多纹(Beethoven)(贝多芬)的音乐,都是自然的一部分,都是天真,没有丝毫虚伪假作在内的。”^{[1](p56)}郁达夫称《忏悔录》是“雄伟的文字,和特创的作风”,“赤裸裸的将自己的恶德丑行暴露出来的作品”^{[1](p112)},不少论者认为他受卢梭的影响。郁达夫博览群书,中外文化的功底都非常深厚,借用朱光潜评陶渊明的一段话来用在郁达夫的身上也恰如其分:“他读各家的书,和各种人物接触,在于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象蜂儿采花酿蜜,把所吸收来的不同的东西融会成他的整个心灵。”^{[2](p212)}正因为像他像蜂儿采集百花以酿蜜,我们很难一口断定他所酿的“蜜”只是来自卢梭这一朵“花”,因此,我们不妨转换视角,把目光对准传统文化特别是有关“性灵”的传统文论对郁达夫产生的深刻的影响。

郁达夫说:“由来诗文到了末路,每次革命的人,总以抒发性灵,归返自然为标语;唐之李杜元白(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宋之欧苏黄陆(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明之公安(三袁)、竟陵(钟惺、谭元春)两派,清之袁蒋赵龚(袁枚、蒋士铨、赵翼、龚自珍)各人,都系沿这一派下来的。世风尽可以改易,好尚也可以移变,然而人的性灵,却始终是不能泯灭的。”^{[1](p590)}下

收稿日期:2007-05-25

作者简介:唐光胜(1966-),男,四川开江人,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生,从事文艺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面从郁达夫最为敬佩的文人中，择取有代表性的人物的文学理论观点，与他本人的文学观点进行一些比较阐释。

一 苏东坡的“不择地而出”、李贽的“势不能遏”与郁达夫的“不得不写”

苏东坡在继承其父苏洵的“风水相遭”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文艺创作的理论：“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3](p58)}《答谢民师书》也有类似的观点：“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3](p58)}这一创作理论，表明作者内心的情感，已处于饱满、亢奋的状态，已形成了一种势不可遏的强烈的创作冲动，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时，情绪的宣泄如“滔滔汨汨”的灵泉，从心中涌出，至于技巧方面的枝节末叶，作者在这种创作的颠峰状态时，恐怕是很少有意识地去仔细推敲。正如郁达夫所说的：

所以写《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是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哪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乐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1](p466)}

李贽有相类似的创作理论。他说：“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积极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4](p97)}他极为推崇司马迁以来的“发愤著书”的思想传统，认为“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4](p108)}

苏轼的“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李贽的“蓄积极久，势不能遏”与郁达夫的“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三者都在强调内心的情感，达到了极其强烈的程度，如灵泉的迸涌、火山的喷发，急欲找到一个宣泄的渠道。不过，由于郁达夫是一只天生的“秋虫”，

他比苏轼更看重“哀哀切切”的忧郁之情，而李贽则强调愤激之情。他们除了强调“势不能遏”的创作冲动外，还主张“无意为文”。苏轼说文章“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李贽认为“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4](p96)}，郁达夫认为“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都强调文章如风行水、自然成文，重在内心情感的抒发。尽管郁达夫说他在情感激荡、思如潮涌时，对“技巧”、“词句”都一概不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忽视艺术技巧：“表现当然是有赖于技巧的。”^{[1](p119)}

二 袁宏道的“独抒性灵”与郁达夫的“忠于艺术冲动”

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写道：“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景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5](p55-56)}他强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认为“吐之者不诚，听之者不跃”，主张把“情真语直”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审美标准。

“情真”，才能感人动人，才能“见从已出”，才能无所顾忌，冲破束缚，将主体内心郁积的七情六欲“若哭若笑”，尽情宣泄。但创作光有真挚浓烈的情感还不够，真挚浓烈的情感必须通过朴素、率直、自然晓畅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语直”。他称赞优秀文学作品的语言是“不假饰也”，“其要妙在流利晓畅”，过分地追求形式、雕琢语言会妨碍内在真情的表达。^{[6](p638-639)}

郁达夫受袁宏道的影响非常大。他在《重印〈袁中郎全集〉序》中说：“记得十数年前，在武昌曾买得一部《袁中郎全集》的家刻旧本，当时熟读过数遍”，“后来贫病交迫，这全集以五六元钱被上海一家书贾买去，如今回想起来，总隐隐还觉得心痛。”^{[1](p591)}这表明他不仅将袁宏道的著作全集熟读过数遍，而且他还对此书情有独钟。他认为，公安三袁“……以振衰起绝而论，他们的功业，也尽可以与韩文公比比了”^{[1](p589)}，把公安三袁文学革新功绩拿来与韩愈相比，可见他对公安“性灵”的推崇。

翻开郁达夫的有关论述，我们发现他与李贽、袁宏道在精神、气质甚至语言方面的神似：

真正的艺术家，是非忠于艺术冲动的人不可的。若有阻碍这艺术的冲动，不能使它完全表现的时候，不问在前头的是几千年传来的道德，或几万人遵守的法则，艺术家应该勇往直前，一一打破，才能说尽了他的天职。所以人家说：艺术家是灵魂的冒险者，是偶像的破坏者，是开路的前驱者。^{[1](p118-119)}

使他感到悲哀的是，“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外交等国家大事，总不上轨道，乱跑野马，唯文章一事，却每是规规矩矩，数千百年，如出一辙的。”^{[1](p523)} 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环境对于生活的影响的巨大”，但“若生活完全要受环境的支配，那么，艺术家的创造，不是几等于无了么？”^{[1](p134)} 因此，他提出：“伟大的个性是不能受环境的支配的。”“……向人生的恒久的倾向、状态、命运等着眼，忠于内部的根本的要求，而不受环境的压迫的，是天才的气禀。”^{[1](p135)} 郁达夫以文学艺术家是否能忠实于自己的艺术冲动、能否赤裸裸地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能否勇往直前地打破因袭的传统，作为评价的标准。袁宏道认为小修的诗文“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5](p55-56)} 对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粗陋不足之处，他表示了宽容。然而郁达夫却认为，由于现实的“恶浊”，艺术表现时“我们不得不将不纯粹的恶浊分子除掉”，而用“纯粹精确的手段(文字、音乐、色彩、线体)”来将生活再现出来。因此，“艺术品的表现，实际上不是事实本体的现象，却是经过艺术家的气禀的再现。在这再现的时候，艺术冲动与表现的中间，就生了虚隙，艺术家得有自由出入之余地……若艺术家失了他的良心，不能使艺术冲动与他的表现一致，不能使艺术与生活紧抱在一块，不能使实感与作品完全合而为一”^{[1](p119)}，那么，偏重技巧、矫揉造作的作品就产生了，艺术堕落也由此而发轫。

郁达夫认为道生的不希求荣誉使他的诗很少：“唯其量不多，不苦苦的做诗，所以他的一言一句，都是从肺腑流出来的真真的内心的叫喊。”^{[1](p89)} 他在《民众>发刊词》中说：多数的民众，“我们几个人，是有一半说话能力的小孩子，是不知说谎藏丑的鲁莽者，是天真未灭，在圆光的镜里，还能看得出鬼蜮的原形来的贞童。”“我们想凭了我们的微弱的目力，用了我

们的不善诡辩的喉舌，将所见所闻，和所爱的，赤裸裸地叫喊出来。”^{[1](p338)} 谈到诗人的天职，他说：“我想诗人的社会化也不要紧，……把你真正的感情，无掩饰地吐露出来，把你的同火山似的热情喷发出来，使读你的诗的人，也一样的可以和你悲啼喜笑，才是诗人的天职。”^{[1](p256)}

郁达夫要求作者(包括自己)在从事创作的时候，非忠于自己内部的艺术冲动不可，要象“不知说谎藏丑的鲁莽者”、“天真未灭”的“贞童”一样，“将所见所闻，和所爱的，赤裸裸地叫喊出来”，要把自己“真正的感情，无掩饰地吐露出来”，要把自己的“心境”“赤裸裸地”写出来，对自己的思想不要取“虚伪的态度”。这与袁宏道强调的“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何其神似！语气非常肯定，态度非常偏激，核心都在一个“真”字上：“人生在世，无一事非情，无一事非欲。要在诚，诚便是真，去伪崇真。做文做人，都是一样。……虚伪的社会则不然，上下相率而为伪，说话立言做文章，都是预备做给人家看的，说给人家听的。于是高谈党论，辞严义正，篇篇是门面语，句句是得体文章，摇膝吟之，朗颂读之，都是好文章，而与人生之真实何与？谁还有一句衷心之论，肺腑之言，见之笔端？这是思想硬化，文学枯竭，性灵摧残之原因。”^{[7](p54)}

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说：“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宣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3](p299)} 他强调真情实感的自由抒发，无论是因境而生的“喜怒哀乐”，还是出乎人之自然的“嗜好情欲”，只要是“任性而发”的“真声”，那么它就会强烈地拨动听者或读者的心弦，使其情不自禁地产生共鸣。郁达夫在《诗论》中有相类似的表达：

……原始的 Ballad dance (歌舞) 就是最初的诗，最好的旋律和声调的具体化，最纯粹的热情的表白。或者无邪的小孩，看见远别的父亲回来的时候，或者月明的春晚，相思的男女，偶尔相遇的时候，或者愚直的农民，当秋收完了，岁丰人乐的时候，不晓得文字，不晓得技巧的这些上帝的恩宠者，只好张开喉来高唱，举起脚来舞蹈。……大自然就是我，我就是大自然，物我相化，四大皆空，所有的世界只是旋律的世界，感情的世界，不能以

言语来命名的世界。^{[1](p153)}

他认为，“诗是有感于中而发于外的，所以无论如何，总离不了人的情感的脉动。所以诗的旋律韵调，并不是从外面发生的机械的规则，而是内部的真情直接的流露。”这些无邪的小孩，相思的男女，愚直的农民，也就是袁宏道所谓的“无闻无识”的真人，他们虽然不懂得文字，不晓得技巧，但他们的歌哭笑傲，都出于至性真情，没有丝毫的虚伪假作存乎其中。这也与李贽所说的“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4](p98)}如出一辙。由此可见，郁达夫对李贽、袁宏道等人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弘扬。

三 龚自珍的“诗人合一”与郁达夫的“全人格的表现”

龚自珍在《汤海秋诗集后》中提出了“诗人合一”理论和“完”的论诗标准，赞誉李白、杜甫、韩愈等著名诗人“皆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8](p442)}他认为诗歌是诗人个性的充分表现，是诗人心灵的真实历史：“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即人品与诗品的高度统一。“完”首先是指诗人人格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完整统一。它要求诗人在作品中，用自己的语言，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充分表明自己心迹，完整表现自己的个性，让诗歌鲜明地烙下自己的性格标记，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达到“诗与人为一”的境界；反对模拟剽窃“他人之言以为己言”，反对抹杀自己的艺术个性，丢失自己的本来面目。其次是指艺术表现上的自然完美。反对人为雕琢，刻意求工，认为这样会损害艺术的美感，如经过人工删斫的梅树“皆病者，无一完者”，只有保全梅树的天然生机，让它顺着自己的本性自然生长，才能求得梅树的完美。文学创作也是如此，作家只有保全天性，一任自然，才能创作出真纯完美的艺术作品。^{[6](p127)}

与龚自珍的“诗人合一”理论相类似，郁达夫提出“完成自己”的理论观点：“我的最近的努力，还是在完成自己；做文士也好，做官也好，做什么都好，主要的总觉是在自己的完成。”^{[1](p724)}他强调作家人格修养的自我完善，只有淡薄名利，坚持操守，做人才能问心无愧，做文才能勇猛无畏，直抒性灵之真。“文学家所走

之路，并不是一条铺满蔷薇之路，也不是有了金钱便可以买通的路”。他奉劝那些想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首先要问自己有没有“天禀气质”。如果缺少从事文学创作的天禀气质，那么即使“学了一辈子，也不能得到相当的成绩的。”其次要问自己有没有“牺牲精神”。他对“牺牲精神”作了阐释：“贫贱虽然不就是好文学，贫贱的人虽然不就是大文学家，但是不患贫，不媚世，不盗名，不望报，不亟亟于成功，不反复无常阴险恶毒的去求合于时流，才是学文学的人所应有的抱负，所应持的态度，我所说的牺牲的精神，就是指这一点而言。”^{[1](p442-443)}

《茫茫夜》发表以后》一文，针对别人说他描写“不伦的性欲”将毒害青年的道德责难，他反驳到：“不过我以为艺术虽然离不了人生，但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总不该先把人生放在心里。”^{[1](p30)}

“只晓得我有这样的材料，我不得不如此地写出而已。”要是违心而作，“又何苦来做些媚人的文字，求讨人好呢？”^{[1](p31)}郁达夫利用有力的证据，证明文学创作有自己的特殊规律，重在生命体验的抒写，而不应该只是为了迎合某种政治目的或某些读者的趣味，为讨好他人而做一些“媚人的文字”，这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文人的良知和尊严，宁肯“默默地不做小说”，也不奴颜媚膝地拜倒在滚滚红尘之下。总之，在做文章之前，首先要学会做人，文品出于人品：“大凡一种真正的文艺作品，不管它是不是第一流的创作，我想多少总有一点作家的个性和艺术品的骨气在内的。市气很重，而又完全为迎合读者的心理的投机货，我们不能承认它是文艺作品。”^{[1](p323)}

在“完成自己”的前提下，郁达夫认为文学是作者“全人格的表现”：“《竺生弟的日记》是一部极真率的记录，是徐君的全人格的表现，是以作者的血肉精灵来写的作品，这一种作品，在技巧上虽然失败，然若以真率的态度，来测文艺的高低，则此书的价值，当远在我们一般的作品之上。”^{[1](p272)}他强调，文学作品即使在技巧上存在不足，但只要作者用“血肉精灵”写成的，是作者的“极真率的记录”，是作者的“全人格的表现”，就足以能够感动人，其价值远在那些矫揉造作、“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作品之上。他自己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他的“全人格的表现”。刘海粟曾说：“达夫很真诚，也坦率得惊人。他把锋利的解剖刀忍痛插向自己的胸臆时，苦笑中带着自我陶醉，当热血流入砚

中，他又用彤笔泼洒成彩雨，使那些传统意识凝结成的骷髅们又惊又怕，暴跳如雷。……如果说童心不泯过于坦白可以使自己受害，在亡友中，达夫可算第一位。”^{[9](p449)}人要“真正变成我自己”，就必须“从面具后面走出来”，^{[10](p125-126)}如“天真”的孩童，将自己的喜怒哀乐“赤裸裸”地展示在世人的面前，这样才能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郁达夫所提出的“艺术的理想，是赤裸裸的天真”这一文学观点，与中国古典文论特别是性灵派文论的一脉相承。他对苏轼、李贽、袁宏道、龚自珍等人文学

理论的继承和弘扬，对于现代文学理论建设，有重要启迪意义。童庆炳先生曾大声疾呼古今文论对话之必要：“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着，你想摆脱也摆脱不掉……我们必须把中国古典，其中也包括文论传统作为一个对象，走到里面去，把其中一切对今天仍然具有意义的东西进行充分的研究，并把它呈现出来，使它成为我们今天文论建设的一种重要资源和参照系。”他提醒大家：“中国在长达二千余年所形成的古代文论，决不能摒除在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工作者的视野之外”，^{[11](p328)}这一呼声应该引起我们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郁达夫. 郁达夫文论集[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5.
- [2] 朱光潜.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2卷)[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 [3] 王运熙, 顾易生主编. 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4] 李贽. 焚书. 续焚书[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0.
- [5] 钟林斌. 公安派研究[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1.
- [6] 耿庸主编. 新编美学百科词典[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 [7] 刘志学主编. 林语堂散文(第3卷)[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 [8] 王运熙, 顾易生主编. 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9] 陈子善, 王自立编. 郁达夫研究资料(上集)[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5.
- [10] 罗杰斯. 人的潜能和价值[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 [11] 童庆炳.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Art Ideal Is Naked Innocent

—Simply Discussing Yu Da - fu ' 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o Traditional Art Theory

TANG Guang - sheng

(Dazhou Vocational Technology College, Dazhou, Sichuan 635000)

Abstract: Yu da - fu put forward “art ideal is naked innocent”, which includes “having no choice but writing”, “being loyalty to art impulsement”, “perfect personality manifestation”, came down in one continuous line to Su Dong - po ' s “having no choice but expressing”, Li Zhi ' s “impetus that can ' t hold”, Yuan Hong - dao ' s “an unique style with ture feeling” and Gong Zi - zhen ' s poets' involving in their poems. Yu Da - fu ' s inheritan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art theory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of the constructing modern literary theory.

Key words: Yu Da - fu; Art ideal; Innocent; Traditional Art Theory; Comparative Interpretation

(责任编辑: 张俊之)